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十回 兆貴里劉厚卿行令 吉升棧張書玉發標

且說秋谷回棧，把戒指交還了幼憚，又勸他早些回去。幼憚已經被他提醒，又因家中有信催歸，當下也便應了，收拾行裝還回常州去了。只有劉厚卿沉迷不改，又做了一個中尚仁里的時髦倌人，叫做洪笑梅。這洪笑梅面貌中平，身材卻生得甚是長大，走到人前搖搖擺擺的，毫沒有一絲婀娜的神情。自與厚卿落了相好，天天叫他吃酒碰和，還要叫他置辦衣飾。厚卿是個鑽在錢眼中過日的人，那裡拚得這般揮霍？卻為著張書玉待他冷淡，跳槽出來，要爭這一口閒氣，不得不熬住心痛，略略應酬。在洪笑梅雖把他看得並不在眼，劉厚卿卻已著實出了一身臭汗。幼憚回去之時，想要與厚卿一同回去，厚卿不肯，依舊住下。這幾日工夫，劉厚卿在洪笑梅處約莫也花了五六百洋錢，曾在笑梅院中請秋谷吃過一台花酒。秋谷為他是幼憚至親，自己又與他向來認得，不好推卻，勉強應酬，卻厭他是個胸無點墨、目不識丁的人，只略略的坐了一坐，便托故先走。

隔了數日，秋谷又因他先來應酬，只得在陳文仙處還他一席，坐中免不得仍是辛修甫等幾個人。坐定之後，酒過幾巡，秋谷便要行令，修甫道：「還是聯句，還是飛觴？只不要揶揄擺莊，鬧得頭痛。」秋谷道：「聯句雖好，只是座中恐有不能遵令的人，我想用個容易些的字面飛觴，這才雅俗共賞，你道如何？」修甫等大家稱是。只見劉厚卿連忙嚷道：「章秋翁不要故意難我兄弟。我小時雖然讀過幾年書，這些年來都已還了先生的了，那裡行得出什麼酒令？我情願先行受罰三杯，這酒令是不能遵的。」秋谷微笑道：「酒令嚴如軍令，旁人不許阻撓，怎麼令官剛才出令，你就先自喧嘩，且先罰酒三杯再說。以後如再有人違令，取大杯來連罰三杯。」厚卿聽了，把舌頭伸了一伸，不敢再說，怕真要罰起大杯來。秋谷叫娘姨斟了三杯罰酒放在厚卿面前，逼他一氣飲乾。厚卿無奈，只得直著喉嚨將三杯酒一齊灌下。

秋谷先飲了令杯，道：「我的意思，用『風花雪月』四字飛觴。我們在坐恰好七人，從第一字起，各飛唐宋詩一句，飛至第七字為止，要依著次序，不許顛倒亂飛。各人飲門面杯一杯；說不出者罰五杯，再敬合席一杯，請旁人代說；說錯一字者罰一杯；飛到本地風光或貼切本身者，大家公贊一杯。如今我是令官，就先從我飛起。」便又飲了一杯門面杯，先飛「風」字道：「風波不信菱枝弱。」大家贊好。

其次卻輪著葛懷民了。懷民也乾了門面杯，飛第二個「風」字道：「春風得意馬蹄疾。」秋谷贊道：「吐屬不凡，的是金馬玉堂中人物，這是明年恭喜的預兆了。」

大家公贊一杯，合席飲了。第三輪到秋谷的同鄉、一同來滬的何玉山，雖然沒有什麼才情，也還勉強來得。想了一會，飛了一句：「二月春風似剪刀。」秋谷笑道：「雖不甚切當，恰也總算虧他。」

待要過令時，早見王小屏立起來攔住，道：「且慢。」隨取酒壺斟了三杯酒，放在秋谷面前道：「你且吃了罰酒再說。」秋谷呆了一呆，道：「為什麼要罰起我來？就是說錯了，也沒有罰到令官的道理。」小屏道：「你且吃了，再和你說罰酒的緣故。」秋谷不肯。小屏道：「我若說得不是，吃還你加倍罰酒，何如？」秋谷一笑，把三杯罰酒折放在一個茶碗內，一飲而盡。小屏方才說道：「懷民說的是第二個『風』字，第三個『風』字還沒有飛，如何就跳到第四個『風』字去？他說錯也還罷了，你這令官怎不檢舉出來，還要旁人來替你糾劾，難道要你這令官是擺樣的麼？」秋谷方才省悟，大笑道：「該罰，該罰！」連忙罰了何玉山一杯，要他再說一句。玉山想不出來，就連飲了五杯罰酒，又自己執壺敬合席的人各一杯。秋谷代飛了一句：「只愁風日損紅芳。」方才輪著小屏。小屏隨口飛一句：「颯颯東風細雨來。」又及修甫。

修甫正與一個叫來的倌人名叫謝蘭蓀在那裡並肩攜手，細細的講話，秋谷叫他過令，道：「你們只顧談心，連酒令也顧不得了。有心違令，要罰三杯。」修甫不答應道：「既要過令，你做令官的就要早些招呼，我不囉唆令官也就罷了，你反要罰起我的酒來，這不是有心羅織麼？」秋谷道：「你們既把我舉作令官，就要大家遵令，你這般倔強，要加倍罰你二杯。」修甫愈加不服。呂仰正主張著罰了修甫五杯，修甫勉強飲了，就把令杯遞與仰正，叫他接令。秋谷早劈手奪過令杯，道：「第五個『風』字尚未飛出，便自過令，要罰七杯。」修甫無言可答，也覺好笑，只得又飲了五杯。謝蘭蓀因秋谷不許代酒，暗地裡替他潑掉了兩杯。原來修甫不會喝酒，不多幾杯便要沉醉，吃了這三餘杯急酒，已是頭暈眼花，勉強撐住了，飛了一句：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。」秋谷還叫他是敷衍過令，再要罰他五杯，經大家勸住了。呂仰正便飛了一句：「年初五最風流。」眾人都贊他本地風光，合席賀了一杯。原來仰正叫來的局是個雜妓，叫做小媛媛，年止十五，玲瓏第一，嬌小無雙，大家都贊他是個後來之秀，所以仰正就借了這個本地風光。

結末才輪到劉厚卿，厚卿一手接了酒杯，面漲通紅，假作思索。秋谷將象箸敲著桌子催他，厚卿更加著急，急得咳嗽連聲，還是秋谷看不過，向厚卿道：「一時想不出來，我就代飛一句可好？」厚卿就如逢了郊天大赦一般，忙道：「我實在荒了多年，竟一句也搜索不出，秋翁肯替我代說，兄弟認罰就是。」眾人分好笑，秋谷就飛了一句：「昨夜星辰昨夜風。」厚卿連吃了五杯，秋谷也陪了一杯。

正要從新起令，用「花」字飛觴，只見厚卿的家人走了進來，向厚卿道：「張書玉親到棧裡來尋少爺，說有要緊話說，叫小的立刻來請少爺回去，已經坐在房裡等了半天，看他著急得不得了，也不知他有什麼事情。」厚卿聽得張書玉親身到客棧尋他，還有要緊話說，覺得這句說話，耳中甜迷迷的鑽了進去，料想他沒有什麼事情，不過為了幾天不到他院中去，所以自己尋他。心中歡喜，面上便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氣來，立起身向秋谷道：「我回去走走就來，不知他來尋我有甚緣故，須要回棧問他一聲。」秋谷卻早料到書玉到棧尋他，必定不是什麼好意，見厚卿分高興，不好當面說穿，便答道：「去去就來也好，我們在此專候。」厚卿連稱不敢，告了失陪，穿上馬褂，一直回棧而來。

到了自己的房間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書玉高高的坐在牀上，卻是怒容滿面，同娘姨阿寶姐在那裡咬著耳朵說話。見厚卿跨進房門，娘姨便含笑向書玉道：「先生勿要發極哉，劉大少來格哉。」有啥閒話末，同俚商量商量，料想劉大少也總要替耐想點法子格。」厚卿見書玉面有怒容，已是吃嚇，又聽得阿寶姐這等話頭，雖摸不著頭腦，知道事情不妙，老大著忙，又不好退回出去，只得進房坐下。正要開口，只聽張書玉迎頭問道：「劉大少，耐倒好格！倪就是有啥格推扳耐格地方，耐心浪勿舒齊末，也好朝倪說格碗，耐倒好意思跳槽，跳到仔洪笑梅搭去，倪搭人影子也勿見，還要瞎三話四，說勒倪搭用脫仔幾化洋錢哉。耐倒自家摸摸良心，阿有介事？」

勿要有仔天嘸撥仔日頭。現在外勢才曉得耐劉大少用仔歹格洋錢撥倪哉，倪格新欠帳格店家，才來問倪收帳，逼得倪走頭無路，人也急殺快。耐想半節裡向阿有啥格洋錢還帳？勿還俚篤末，倪又毋勿落格個台。倪想想，也無撥啥格法子，橫豎橫豎格哉，倪歸碗斷命堂子飯也吃得勿要吃格哉。耐劉大少既然放仔格句閒話出去，叫倪做勿落生意末，倪索性拜托仔耐劉大少，一塌刮仔替倪開銷仔罷，耐劉大少也勿在乎此格。

厚卿聽他他要開銷帳目，口氣說得大了，早發極起來，勉強向張書玉道：「你這話從那裡說起？非但我沒有對人說過，並且待你也沒有什麼怠慢的地方，不過應酬場面多帶了一個局，這就算是跳了槽麼？倌人也不止做一個客人，客人也不見得做一個倌人，怎麼你的店帳要我替你開銷？難道你不認得我這個人，就欠的帳目都不要還麼？你們想想可有這個道理？」書玉聽了只冷笑一聲，向阿寶姐道：「耐聽聽看，才勿關俚事，阿要推得乾淨！」又正色向厚卿道：「劉大少，耐勿要假癡假呆，倪向來格閒話說一句是一句，勿是啥格說仔摟白相。耐倒要替倪打算打算篤囉！」

厚卿被他逼住，沒有轉身，已是分惹氣；又見張書玉聲色利害，明知他不肯空回，只急得兩足亂跳道：「這是什麼說話！無

緣無故的來尋起我來，叫我怎樣的打算？我又沒有用你的錢，沒有欠你的帳，聽憑你怎樣便了。」書玉冷笑道：「上海灘浪有銅錢格人末也多煞，倪啥勒勿去尋著別人，獨獨尋著耐劉大少一干子？耐自家想想，說出該號閒話來，阿對倪得住？」

厚卿聽他說得沒頭沒腦的，更加摸不著緣故，只是乾著急，口中嚷道：「我倒底說了什麼，你也要說個明白，不要半吞半吐，弄得人糊裡糊塗。依著你的心上，要我怎樣，你放著正經話不說，單單的同我轉起大遠的圈子來，我可知你是個什麼主意？」書玉道：「耐自家對別人說格閒話自家明白，倪也勿來替耐啥對格話頭。」

倪現在牌子拿脫仔，生意也勿做哉。娘姨篤格帶擋，一千幾百塊，各處格店帳末，二千多點；一塌刮仔勿到五千洋錢。說起來是也嚙啥希奇，就不過半中節裡，一歇辰光要倪還起洋錢來，收末收勿著，借末無借處，叫倪身浪也勿會出啥洋錢。劉大少，倪一逕待耐末也勒壞過歇良心，耐勿應該放倪格謠言，故歇弄得倪勿上勿落，格一杯酒是要挨撥耐吃格哉。」

厚卿聽他盤子開得闊綽，心上沒有了主意，雖然明知書玉有心敲他的竹槓，然而張書玉既然起了這個念頭，料想不是三百、五百塊錢可以打得倒他的，免不得要忍著心痛買個彼此相安；卻不料他開口就要五千，早吃了一嚇，心想就是一半，也要二千塊錢。厚卿向來為人比幼憚更加刻毒，那裡割捨得下？心中躊躇，方寸交戰了一會，不覺恨起張書玉來，恨他無故生枝，硬敲他的竹槓。又被書玉說了一席不講情理、一廂情願的蠻話，心中更加了幾分焦躁，那怒氣竟按捺不住起來，便也變了面孔，冷笑道：「信人敲客人的竹槓，也要客人情願，方才顯出交情。你說這樣的蠻話，就是我情願出錢，你也沒有什麼趣味。我在上海多年，信人要客人的小貨，我也見得甚多，卻從未看見你這種泛蠻的人，真是第一遭兒，實在可笑！我還有正事在身，也沒有工夫和你講理，你請罷，我卻先要失陪了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就要往外走出。

那曉得張書玉性情本來悍潑，淫惡非常；又因厚卿跳槽到洪笑梅家，天天擺酒碰和的報效，眼睜睜看著大肥的鴨子，蓋在鍋裡還被他飛了出去，已是氣得不可開交。卻沒有想到他自己，那一天在張園看見了章秋谷，心蕩神飛，恨不得立刻與他團成一塊，把□分情意都用在章秋谷身上，去弔他的膀子。萬不料章秋谷眼力高強，他這一副尊容那裡看得上眼，所以憑著張書玉百般做作，搔頭弄姿，抹巾障袖，只如沒有看見一般，付之一笑，並不放在心上。張書玉卻受了個老大沒趣，又羞又氣，他卻還不死心，想慢慢的跟著，再去打動於他。剛剛走出彈子房，就遇見厚卿尋他，叫他一同回去。張書玉滿肚皮沒好氣，只得上了馬車一同回去，反怪著厚卿不該打斷他弔膀子的心腸。看著厚卿的面目委瑣，舉止堪憎，越看越氣，心中便二□四分厭惡他起來，便待他淡淡的，冷言冷語的譏諷。及至厚卿叫局，故意遲至檯面將散，催了幾遍方才到來，是有意叫他知難而退的意思。又不料厚卿跳到洪笑梅那裡，居然的放開手段，銀錢揮霍起來，懊悔前日不該做斷了他，便要想個撒下瞞天大網，撈他一個罄盡的主意。同娘姨們商議了幾日，才想出這一條計策來；預備先軟後硬，要和厚卿大鬧一場，萬不肯空回白轉。他明欺厚卿雖然滑溜，卻是個無用怕事的人，就是事情決撒，也不怕他去告狀經官。聽見厚卿一場發作，正中下懷，只見他腮邊起兩朵紅雲，眉際橫一團殺氣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大聲說道：「劉大少，耐勿要勒浪擺啥格松香架子，勿要說耐格種客人，就是比仔耐再要利害點，倪也勿見得嚇殺仔人。耐開口閉口說倪敲耐格竹槓，倪就算是敲耐格竹槓末哉，老實說，倪格排客人勒倪身浪用格一千、八百，三千搭仔二千洋錢，也勿算啥事體。只有耐末一格銅錢才勿肯用，寒色攙抖極殺仔人，還要說倪敲仔耐格竹槓哉。倪自然總有道理勒，好敲耐格竹槓呢。耐今朝到底那哼？說一句閒話撥倪，勿要勒浪裝啥格媽虎。」

厚卿正待要走，卻被張書玉翻轉面皮，不遺餘力的數說了一頓，只氣得渾身亂抖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；停了半晌才說出一句話來道：「你這說話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難道世上沒有王法的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仍想脫身走出，早被書玉搶上前劈胸揪住。

正是：

愛河滾滾，大家同在沉淪；情海茫茫，何苦自尋煩惱。

不知厚卿怎生打發書玉，且待下回交代。